

长夏

木槿荣

□虞燕

槿树个头低矮却坚韧易活，冬季，人们割下它光秃秃的枝条，扦插于地。来年春风吹过，枝条摇摆着摇摆着便抽出了嫩叶，叶子薄而滴翠，清晰的脉络让人联想到某种昆虫的翅膀。

在从前的农村，木槿身影处处，路边、田埂边、屋前院后、菜园子里……因为常见，我们并没有多么珍视它。

其实木槿花很美，花期也长，能从夏开到秋，但每朵花的寿命却短，迎晨而放，至夕则谢，“槿花不见夕，一日一回新”，故又称朝开暮落花。一朵花凋落，随后，另一朵绽放，一朵接一朵，有一种前仆后继的壮烈。木槿花的颜色以淡紫和粉红为主，状如喇叭，花瓣层层叠叠，瑰丽婉约。《诗经·郑风》里云：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舜华即指木槿花。木槿树枝分支多，树叶青翠稠密，开花时，花朵占领了整个树冠，给人以繁花满树之感。有一次，我路经一家农户，院子与田地以木槿为隔，槿树株距近，树枝与花朵紧挨着，相互交错着，形成一道漂亮的篱笆，十分养眼。

少时并不知槿花可食用，只听老人说，白色木槿花晒干泡水，可以清热解毒。多年后查知，木槿花确可治疗肠风泻血、赤白痢等，还有消疮肿、利小便、除湿热等功效。近些年，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养颜，花饽日益风行，木槿花自然深受喜爱，尤其那些简单易操作的，比如冰糖炖槿花、木槿花蜜茶、木槿姜茶，甘甜清香，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又益了胃、生了津、润了燥。我吃过一道酥炸木槿花，去除木槿花的花萼，控干水分，面粉用温水泡开后加入鸡蛋和盐搅拌，成浓稠面糊，裹上木槿花油炸，酥脆、清新、鲜嫩。想起当年，任由那么多花凋谢，碾落成泥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

小时候认为槿树最有用的部分是叶子，不起眼的槿树叶自有它一年一度的辉煌期。每年七夕一大早，就有姑娘们挎着竹篮子拎着小铅桶，争相采摘槿树叶。以沾有露水的嫩叶为佳，娇滴滴、鲜灵灵，能揉搓出更多的汁液。小人爱凑热闹，跟在大人屁股后面，不时踮起脚尖揪下几片叶子，装进塑料袋。没东西装的，干脆塞进衣裤兜里，好像摘下来的不是树叶，是钞票。

采摘来的槿树叶冲洗一遍后，浸泡于清水，可以分多个脸盆泡。傍晚时分，每户人家的院子都热闹起来，大人小孩开始捞起槿树叶不停地揉搓，盆里的清水变得黏稠而稚绿，细白的泡沫你推我挤挤破了头，去掉碎渣即可濯发。那会并未觉得用槿树叶洗发有什么特别，只知道每年七夕都得这样，且只有女性才享有此福利，无论垂髫幼女、豆蔻少女、中年妇人、白发老媪一律散开发丝，哗啦哗啦用槿树叶的“汗水”洗头。洗完之后，头发顺滑如丝，亮得像打了蜡，更有一股淡淡的

清香，那是植物特有的香气。怪不得奶奶说，“七夕槿叶洗次头，一年到头勿会臭”呢。

老人们总会讲起当地的一种传说，说女人们平时洗头，去世的父母在阴曹地府是要喝女儿的洗头水的，惟有七夕那天的槿树叶洗头水，父母不必喝，所以从前的女人很少洗头，等七夕那日再大洗特洗。我莫名抗拒这个传说，我喜欢另一种说法——七月初七，牛郎挑着担子到鹊桥跟织女相会，担子一头是他们的孩子，另一头则是牛郎积攒了一年的饭碗，织女边洗碗边诉说相思之苦，泪水从鹊桥上飘落，洒在了凡间的槿树叶上。于是，七夕那天，用槿树叶洗头，不仅可以得到织女的保佑，未婚女子还能尽快找到如意郎君。

算来，这个时候，正是一年木槿荣，或许在乡野、庭园、城市道旁都能见到它呢。



心生欢喜

□张亚亚

单位开会，几个刚离开学校没多久进修回来的小妹妹发言讲进修心得。我突然被她们感动了。就是那种感觉，怎么形容呢，“一脸淳朴的胶原蛋白”，那种气质，不是漂不漂亮的问题，不是在我们这种工作多年的人身上能看到的，那种气质没有任何矫饰天然而成，是生命本来的一部分，在学生时代特别凸显。想当初，我们大都是这个样子从学校走出来，淳朴而阳光，还有一脸胶原蛋白，朴素动人。后来，走进生活，脸上开始有了焦虑、紧张、发力等表情。生活中，我们各负其责，

为生活而奔波的辛劳都是值得称赞的，只是那充满朝气、淳朴的胶原蛋白脸还是令我心生留恋和向往。

还有一次，跟女儿去参加英语培训机构组织的“万圣节”活动。同来的小朋友们都装扮起来，这里“洋节”的氛围浓厚，有教英语的白皮肤黄头发外籍老师，还有鬼屋等娱乐设施。男孩子装成蝙蝠侠、蜘蛛侠、巫师、鬼的造型，女孩子则偏向于女王、仙女、芭莎公主、精灵等装扮。整个晚会十分热闹而充满异域情调。

突然，从一扇门里走出来一个“小精灵”，她五六岁的样子，头上有两个可爱的触角，一身蓝色炫光的精灵服，手里拿着一个尖端带有核桃般大星星的法器。那双乌黑的亮晶晶的眼睛里有稚嫩、好奇、探寻，在微暗的环境中，像一束光突然照进我的心里，顷刻间我觉得真来了一个小精灵，她给我心底注入了一股灵动的光。我被那双眼睛给感染了，仿佛有无限美好蕴藏在这双清澈的眸子里，让我一见便不能忘怀。此后很长时间内，我一直在问是什么让自己如此心动而难忘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总之就是觉得好。过了十几年还是能记起那双乌溜溜的眼睛里的好奇和探寻，我有限的表达能力竟然无法表达出心中的美好感觉，便一直这样封存在记忆中了。

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某次一篇日记写出来，老公拿去看，他竟然被逗笑了，说：“这篇你可以拿去投稿。”“投稿？这篇文章什么深刻的内涵也没有，就是嬉闹生活，投什么稿？”我敷衍着。虽然如此，但那段时间文思枯竭，也没写出什么文章，于是我还是改了改，凑了个数投了。一个月后，文章见报，这真的是意外之喜，我压根就没想到它能发表。老公说，你这篇文章朴实、接地气，是真性情，所以能发表。后来，我文章投稿之前都让他先看一看，纯粹用一个读者的眼光，征求一下他的阅读体验。读者直接阅读显现出的是最自然的感受，有些自然的东西是文章精雕细琢多次修改后可能丧失的。而能感人的往往是生活中那些自然流露的细节，它们往往是那些深刻的东西浅显化的表现。寄予厚望的文章没有给你带来所期望的结果，不抱希望的却发表了，我觉得就是那一抹叫“真性情”的东西打动了人。那里面淳朴自然没有任何矫饰的成分，让人觉得美好。

想想这些没有关联的几个片段，突然觉得它们不是没有关联的，都是在极其自然的状态下流露的自然的美，照亮了生活的某个瞬间，让人心生欢喜，不能忘怀。

总第7321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